世說新補 四

世說新語補卷之九

賞譽上

陳仲擧嘗歎曰若周子居者真治國之器汝南先賢傳曰周乘字子居汝南安城人天資聰朗高峙嶽立非陳仲擧黃叔度之儔則不交也仲擧嘗歎曰周子居者真治國之器也爲泰山太守甚有惠政譬諸寶劍則世之干將吳越春秋曰吳王闔閭請干將作劍干將者吳人其妻曰莫邪干將采五山之精六金之英候天地伺陰陽百神臨觀而金鐵之精未流夫妻乃剪髮及爪而投之鑪中金鐵乃濡遂成二劍陽曰干將而作龜文陰曰莫邪而作漫理干將匿其陽出其陰以獻闔閭闔閭甚寶重之

世目李元禮謖謖如勁松下風李氏家傳曰膺嶽峙淵清峻貌

貴重華夏稱曰潁川李府君頵頵如玉山汝南陳仲舉軒軒如千里馬南陽朱公叔飂飂如行松栢之下

或問范孟博郭林宗何如人范曰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他

范曄後漢書曰范滂字孟博汝南伊陽人少厲清節舉孝廉登車攬轡有澄清天下之志後以黨事繫獄詔遣中常侍王甫以次辯詰孟博越次對曰臣聞仲尼之言見善如不及見惡如探湯欲使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汚謂王政之所願聞不悟更以為黨甫問卿更相拔舉迭為脣齒有不合者動見排斥其意云何孟博慷慨仰天曰古之循善自求多福今之循善身陷大戮身死之日願埋滂於首陽山側上不負皇天下不愧夷齊甫愍然為之改容

補

脂元升以哭孔文舉尸魏太祖收欲治罪以其

幸直見原元升後見太祖陳謝前愆太祖呼其
字曰元升卿故慷慨 魚豢魏略曰脂習字元升京兆人公府辟舉高第天
子西遷及詰許昌習常隨從與少府孔融親善
太祖為司空威德日盛融書疏倨傲習常責融
欲令改節融被誅時許中百官與融親善者莫
敢收恤習獨撫而哭之曰文舉卿舍我死我當
復與誰
語者

公孫度目邴原所謂雲中白鶴非燕雀之網所
能羅也 魏書曰度字叔濟襄平入累遷冀州刺史遼東太守邴原別傳曰原字根矩東
管朱虛人少孤數歲時過書舍而泣師問曰童
子何泣也原曰凡得學者有親也一則願其不
孤一則羨其得學中心感傷故泣耳師惻然曰
苟欲學不須資也於是就業長則博覽洽聞金
玉其行知世將亂避地遼東公孫度厚禮之中
國既寧欲還鄉里為度禁絕原密自治嚴謂部

落日多比近郡以觀其意皆曰樂移原舊有捕魚大船請村落皆令熟醉因夜去之數日度乃覺吏欲追之度曰鄢若所謂雲中白鶴非鶉鷃之網所能羅也魏王辟祭酒累遷五官中郎長史

鍾士季目王安豐阿戎了了解人意王隱晉書曰戎少清明曉悟

補

曹子建七步成章世目為繡虎魏志曰陳思王植字子建文帝同母弟也年十餘歲誦詩論及辭賦數萬言善屬文太祖嘗視其文曰汝倩人邪植跪曰言出為論下筆成章願當面試奈何倩人時鄴銅雀臺新成太祖悉將諸子登之使各為賦植援筆立成可觀性簡易不治威儀輿馬服飾不尚華麗每見難問應聲而荅太祖寵愛之幾為太子者數矣文帝即位封鄄城侯後徙雍丘復封東阿植每求試不得而國亟遷易汲汲無懽年四

十一

謝子微見許子將兄弟曰平輿之淵有二龍焉見許子政弱冠之時歎曰若許子政者有幹國之器正色忠謇則陳仲舉之匹汝南先賢傳曰謝甄字子微汝南邵陵人明識人倫雖郭林宗不及甄之鑒也見許子將兄弟弱冠時則曰平輿之淵有二龍仕爲豫章從事許虔字子政平輿人體尙高潔雅正寬亮謝子微見虔兄弟嘆曰若許子政者幹國之器也虔弟劭聲未發時人以謂不如虔虔恒拊髀稱劭自以爲不及也釋褐爲郡功曹黜姦廢惡一郡肅然年三十五卒海內先賢傳曰虔弟劭山峙淵停行應規表劭陵謝子微高才遠識見劭十歲時歎曰此乃希世之偉人也初劭拔樊子昭於市肆出虞承賢于客舍召李叔才於無聞擢郭子瑜於小吏廣陵徐孟本來臨汝南聞劭高名召功曹時袁紹以公族爲

濮陽長棄官還副車從騎將入郡界乃歎日許子將秉持清格豈可以吾輿服見之邪遂單馬而歸辟公府掾數辟皆不就避地江南卒於豫章也伐惡退不肖范孟博之風

補

管公明言與裴使君何鄧二尚書何晏鄧颺劉太常兄弟語使人神思清發昏不假寐自此以還殆白日欲寢矣晉書日劉寔字子真平原高唐人家貧苦賣牛衣以自給好學讀書博通古今清身絜己行無玷缺初鍾會鄧艾伐蜀或問二將其平蜀乎寔日破蜀必矣而皆不還竟如其言寔以世多進趣廉遜道缺作崇讓論以矯之弟智字子房貞素有兄風以儒行稱

裴令公目夏侯太初肅肅如入廊廟中不修敬而人自敬禮記日周豊謂魯哀公日宗廟社稷之中未施敬而民自敬

一回

如入宗廟琅琅但見禮樂器見鍾士季如觀武庫但覩矛戟見傅蘭碩江廧靡所不有見山巨源如登山臨下幽然深遠

羊公還洛郭奕為野王令晉諸公贊曰奕字泰業太原陽曲人累世舊族奕有才望歷雍州刺史尚書羊至界遣人要之郭便自往既見歎曰羊叔子何必減郭泰業復往羊許小悉還又歎曰羊叔子去人遠矣羊既去郭送之彌日一舉數百里遂以出境免官復歎曰羊叔子何必減顏子

山公目嵇叔夜巖巖如孤松之獨立

王戎目山巨源如璞玉渾金人皆欽其寶莫知名其器顧愷之畫贊曰濤無所標明淳深淵默人莫見其際而其器亦入道故見者莫能稱謂而服其偉量

山公舉阮咸為吏部郎目曰清真寡欲萬物不能移也名士傳曰咸字仲容陳留人籍兄子也任達不拘當世皆怪其所為及與之處少嗜欲哀樂至到過絕於人然後皆忘其向議為散騎侍郎山濤舉為吏部武帝不用太原郭奕見之心醉不覺歎服解音好酒以卒山濤啓事曰吏部郎史曜出處缺當選濤薦咸曰真素寡欲深識清濁萬物不能移也若在官人之職必妙絕於時詔用陸亮晉陽秋曰咸行己多違禮度濤舉以為吏部郎世祖不許竹林七賢論曰山濤之舉阮咸固知上不能用蓋惜曠世之儁莫識其意故耳夫以咸之所犯方外之意稱其清真寡欲則迹外之意自見耳

羊長和文字志曰忱字長和一名陶泰山平陽人世為冠族忱歷太傅長史揚州刺史遷侍中永嘉五年遭亂被害年五十餘父繇與太傅祜同堂相善仕至車騎掾蚤卒長和兄弟五人幼孤羊氏譜曰繇字堪甫泰山人祖續漢太尉不拜父秘京兆太守繇歷車騎掾娶樂國禎女生五子秉洽式亮忱也祜來哭見長和哀容舉止宛若成人迺歎曰從兄不亡矣

王戎目阮文業清倫有鑒識漢元以來未有此人杜篤新書曰阮武字文業陳留尉氏人父諶侍中武闊達博通淵雅之士陳留志曰武魏末河清太守族子籍年總角未知名武見而偉之以為勝己知人多此類著書十八篇謂之阮子終於家郭泰友人宋子俊稱泰自漢元以來未有林宗之匹

補

張茂先甚重成公簡
王隱晉書曰成公簡字宗舒東郡人世二千石性清素不求榮利潛心味道罔有干其志者由是默識過人
嘗曰公簡清靜比揚子雲
揚雄自敘曰雄為人簡易佚宕清淨無為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不修廉隅以徼名當世無擔石之儲晏如也自有大度非聖哲之書不好也非其意雖富貴不事也
默識擬張安世
班固漢書曰張安世字子孺少以文任為郎以善書給事尚書精力求職休沐未嘗出上幸河東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唯安世識之具述其事後以相校無所遺失上奇其才擢為尚書令

補

蔡司徒在洛見陸機兄弟住參佐廨中三間瓦屋士龍住東頭士衡住西頭士龍為人文弱可愛士衡長七尺餘聲作鍾聲言多忼慨
文士傳曰雲性

弘靜怡怡然為士友所宗機清厲有風格為鄉黨所憚

庾子嵩目和嶠森森如千丈松雖磊砢有節目施之大廈有棟梁之用晉諸公贊曰嶠嘗慕其舅夏侯玄為人故於朝士中峨然不羣時類憚其風節

補

王戎云太尉神姿高徹如瑤林瓊樹自然是風塵外物名士傳曰夷甫天形奇特明秀若神八王故事曰石勒見夷甫謂長史孔萇曰吾行天下多矣未嘗見如此人當可活不萇曰彼晉三公不為我用勒曰雖然要不可加以鋒刃也夜使推墻殺之

王汝南既除所生服遂停墓所兄子濟每來拜墓略不過叔叔亦不候濟脫時過止寒溫而已

後聊試問近事答對甚有音辭出濟意外濟極惋愕仍與語轉造精微濟先略無子姪之敬既聞其言不覺懍然心形俱肅遂留共語彌日累夜濟雖儁爽自視缺然乃喟然歎曰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濟去叔送至門濟從騎有一馬絶難乘少能騎者濟聊問叔好騎乘不曰亦好爾濟又使騎難乘馬叔姿形既妙回策如縈名騎無以過之濟益歎其難測非復一事 鄧粲晉紀曰王湛字處沖太原人隱德人莫之知雖兄弟宗族亦以為癡唯父昶異焉昶喪居墓次兄子濟往省湛見牀頭有周易謂湛曰叔父用此何為頗曾看不湛笑曰體中佳時脫復看耳今日當與

汝言因共談易剖析入微妙言奇趣濟所未聞歎不能測濟性好馬而所乘馬駿駃意甚愛之湛曰此雖小駃然力薄不堪苦近見督郵馬當勝此但養不至耳濟取督郵馬穀食十數日與湛試之湛未嘗乘馬卒然便馳騁步驟不異於濟而馬不相勝湛曰今直行車路何以別馬勝不唯當就蟻封耳於是就蟻封盤馬果倒踣其儁識天才乃爾既還渾問濟何以暫行累日濟曰始得一叔渾問其故濟具歎述如此渾曰何如我濟曰濟以上人武帝每見濟輒以湛調之曰卿家癡叔死未濟常無以答既而得叔後武帝又問如前濟曰臣叔不癡稱其實美帝曰誰比濟曰山濤以下魏舒以上晉陽秋曰濟有人倫鑒識其雅俗是非少所優潤見湛歎服其德宇時人謂湛上方山濤不足下比

魏舒有餘湛聞之曰欲以我處季孟之間乎王隱晉書曰魏舒字陽元任城人幼孤為外氏寗家所養寗氏起宅相者曰當出貴甥外祖母意以盛氏甥小而惠謂應相也舒曰當為外氏成此宅相小名遲鈍叔父衡使守水碓每言舒堪八百戶長我願畢矣舒不以介意身長八尺三寸不修常入近事少工射著韋衣入山澤每獵大獲為後將軍鍾毓長史毓與參佐射戲舒常為坐畫籌後值朋人少以舒充數於是發無不中加博措閑雅殆盡其妙毓歎謝之曰吾之不足盡卿如此射矣轉相國參軍晉王每朝罷目送之曰魏舒堂堂人之領袖累遷侍中司徒

於是顯名年二十八始宦

世目鄧士載為伏鸞陸士龍為隱鵠

張華見褚陶語陸平原曰君兄弟龍躍雲津顧彥先鳳鳴朝陽謂東南之寶已盡不意復見褚

生陸曰公未覩不鳴不躍者耳褚氏家傳曰陶字季雅吳郡錢塘人褚先生後也陶聰悳絕倫年十三作鷗鳥水碓二賦宛陵嚴仲弼見而奇之曰褚先生復出矣弱不好弄清淡閑默以墳典自娛語所親曰聖賢備在黃卷中舍此何求州郡辟不就吳歸命世祖補臺郎建忠校尉司空張華與陶書曰二陸龍躍於江漢彥先鳳鳴於朝陽自此以來常恐南金已盡而復得之於吾子故知延州之德不孤淵岱之寶不匱仕至中尉

衛叔寶是樂彥輔壻並有海內之名裴叔道嘗稱之曰婦翁氷清女壻璧潤

有問秀才吳舊姓何如答曰吳府君聖王之老成明時之儁乂朱永長理物之至德清選之高望嚴仲弼九皐之鳴鶴空谷之白駒顧彥先八

音之琴瑟五色之龍章張威伯歲寒之茂松幽
夜之逸光陸士衡士龍鴻鵠之裴回懸鼓之待
槌秀才蔡洪也集載洪與刺史周俊書曰一日侍坐言及吳士詢於芻蕘遂見下問造次承
顔載韓不舉勑令條列名狀退輒思之今稱
所知吳展字士季下邳人忠足矯非清足厲俗
信可結神才堪幹世仕吳為廣州刺史吳郡太
守吳平還下邳閉門自守不交賓客誠聖王之
老成明時之儁乂也朱誕字永長吳郡人體履
清和黃中通理吳朝舉賢良累遷議郎今歸在
家誠理物之至德清選之高望也嚴隱字仲弼
吳郡人稟氣清純思度淵偉吳朝舉賢良宛陵
令吳平去職九臯之鳴鶴空谷之白駒也張暢
字威伯吳郡人稟性堅明志行清朗居磨涅之
中無淄磷之損歲寒之松栢幽夜之逸光也凡此諸君以洪筆為鉏
耒以紙札為良田以玄默為稼穡以義理為豐

年以談論爲英華以忠恕爲珍寶著文章爲錦繡蘊五經爲繒帛坐謙虛爲席薦張義讓爲帷幕行仁義爲室宇修道德爲廣宅按蔡所論士十六人無陸機兄弟又無凡此諸君以下疑益之

衛伯玉爲尚書令見樂廣與中朝名士談議奇之曰自昔諸人沒已來常恐微言將絶今乃復聞斯言於君矣命子弟造之曰此人人之水鏡也見之若披雲霧覩青天晉書曰衛瓘字伯玉河東安邑人父凱魏尚書瓘十歲喪父至孝過人性貞靜有名理在位以任職稱鄧艾鍾會伐蜀瓘以侍中持節監艾會軍事晉陽秋曰尚書令衛瓘見廣曰昔何平叔諸人沒常謂清言盡矣今復聞之於君王

隱晉書曰瓘與何晏鄧颺等數共談講見廣奇之曰每見此人則瑩然猶廓雲霧而覩青天

人問王夷甫山巨源義理何如是誰輩王曰此人初不肯以談自居然不讀老莊時聞其詠往往與其旨合顧愷之畫讚曰濤有而不恃皆此類也

王太尉曰見裴令公精明朗然籠蓋人上非凡識也若死而可作當與之同歸或云王戎語禮記曰趙文子與叔譽觀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鄭玄曰作起也

王夷甫自歎我與樂令談未嘗不覺我言為煩晉陽秋曰樂廣善以約言厭人心其所不知默如也太尉王夷甫光祿大夫裴叔則能清言常曰與樂君言覺其簡至吾等皆煩

王平子目太尉阿兄形似道而神鋒太儁太尉答曰誠不如卿落落穆穆王隱晉書曰澄通朗好人倫情無所繫

太傅府有三才劉慶孫長才晉陽秋曰太傅將召劉輿或曰輿猶膩也近將汙人太傅疑而禦之輿乃密視天下兵簿諸屯戍及倉庫處所人穀多少牛馬器械水陸地形皆默識之是時軍國多事每會議事自潘滔以下皆不知所對輿便屈指籌計所發兵仗處所糧廩運轉事無凝滯於是太傅遂委仗之潘陽仲大才裴景聲清才八王故事曰劉輿才長綜覈潘滔以博學為名家裴邈彊立方正皆為東海王所暱俱顯一府故時人稱曰輿長才滔大才邈清才也

王夷甫語樂令名士無多人故當容平子知王澄別傳曰澄風韻邁達志氣不羣從兄戎兄夷甫名冠當年四海人士一為澄所題目則二兄不

復措意云已經平子其見重如此是以名聞益盛天下知與不知莫不傾注澄後事迹不逮朝野失望及舊遊識見者猶曰當今名士也

林下諸賢各有儁才子籍子渾器量弘曠世語曰渾字長成清虛寡欲位至太子中庶子康子紹清遠雅正濤子簡踈通高素虞預晉書曰簡字季倫平雅有父風與嵇紹劉漠等齊名遷尚書出爲征南將軍咸子瞻虛夷有遠志瞻弟孚爽朗多所遺中興書曰孚風韻踈誕少有門風初爲安東參軍蓬髮飲酒不以王務嬰心秀子純悌並令淑有清流竹林七賢論曰純字長悌位至侍中悌字叔遜位至御史中丞戎子萬子有大成之風苗晉諸公贊曰洛陽敗純悌出奔爲賊所害而不秀晉諸公贊曰王綏字萬子辟太尉掾不就年十九卒晉書曰戎子萬有美號而

太肥哉今食糠而肥愈甚也唯伶子無閑名士傳曰劉伶字伯倫沛郡入肆意放蕩以宇宙爲狹嘗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插隨之云死便掘地以埋土木形骸遨遊一世竹林七賢論曰伶處天地間悠悠蕩蕩無所用心嘗與俗士相牾其人攘袂而起欲必築之伶和其色曰雞肋豈足以當尊拳其人不覺廢然而返未嘗措意文章終其世但著酒頌一篇而已

凡此諸子唯瞻爲冠紹簡亦見重當世

司馬太傅府多名士一時儁異庾文康云見子嵩在其中常自神王晉陽秋日敳爲太傅從事中郎

太傅東海王鎭許昌以王安期爲記室參軍雅相知重勑世子毗曰夫學之所益者淺體之所安者深閑習禮度不如式瞻儀形諷味遺言不

如親承音旨王參軍人倫之表汝其師之或曰王趙鄧三參軍人倫之表汝其師之謂安期鄧伯道趙穆也趙吳郡行狀曰穆字季子汲郡人真淑平粹才識清通歷尚書郎太傅參軍太傅越與穆及王承阮瞻鄧攸書曰禮八歲出就外傅十年曰幼學明可以漸先王之教也然學之所受者淺體之所安者深是以閑習禮度不如式瞻軌儀諷味遺言不如親承辭旨小兒毗既無令淑之資未聞道德之風欲屈諸君時以閑豫周旋燕誨也穆歷晉明帝師冠軍將軍吳郡太守封南鄉侯袁宏作名士傳直云王參軍或云趙家先猶有此本

庾太尉少爲王眉子所知庾過江歎王曰庇其宇下使人忘寒暑晉諸公贊曰玄少希慕簡曠王公故事曰玄爲陳留太守

或勸玄過江投瑯琊王玄曰王處仲得志於彼家故猶不免害豈能容我謂其器宇不容於敦也

王公目太尉巖巖清峙壁立千仞顧愷之夷甫畫贊曰夷甫天形褒特識者以為巖巖秀峙壁立千仞

王長史是庾子躬外孫王氏譜曰濛父訥娶潁川庾琮之女字三壽也

丞相目子躬云入理泓然我已上人子躬子嵩兄也晉書曰庾琮字子躬潁川人太常峻第二子仕至太尉掾

庾子躬有廢疾甚知名家在城西號曰城西公府

補

周顗晉紀曰顗咸寧中為御史中丞稱裴逸民若武庫五兵縱

橫惠帝起居注曰頠理甚淵博贍於論難

謝幼輿曰友人王眉子清通簡暢嵇延祖弘雅劭長董仲道卓犖有致度王隱晉書曰董養字仲道太始初到洛下干祿求榮永嘉中洛城東北角步廣里中地陷中有二鵝蒼者飛去白者不能飛問之博識者不能知養聞歎曰昔周時所盟會狄泉此地也卒有二鵝蒼者胡象後胡當入洛白者不能飛此國諱也謝鯤元化論序曰陳留董仲道於元康中見惠帝廢楊悼后升太學堂嘆曰建此堂也將何為乎每見國家赦書謀反逆皆赦孫殺祖父母子殺父母不赦以為王法所不容也奈何公卿處議文飾禮典以至此乎天人之理既滅大亂斯起顧謂謝鯤阮孚曰易稱知幾其神乎君等可深藏矣乃與妻荷擔入蜀莫知其所終

周侯於荊州敗績還未得用王丞相與人書曰

雅流弘器何可得遺鄧粲晉紀曰顗爲荊州始至而建平民傅密等叛逆蜀賊顗狼狽失據陶侃救之得免顗至武昌投王敦敦更還侃代顗顗還建康未即得用也

劉琨稱祖車騎爲朗詣曰少爲王敦所歎虞預晉書曰逖字士雅范陽遒人豁蕩不修儀檢輕財好施晉陽秋曰逖與司空劉琨俱以雄豪著名年二十四與琨同辟司州主簿情好綢繆共被而寢中夜聞雞鳴俱起曰此非惡聲也每語世事則中宵起坐相謂曰若四海鼎沸豪傑共起吾與足下相避中原耳爲汝南太守值京師傾覆率流民數百家南渡行達泗口安東板爲徐州刺史逖既有豪才常抗慨以中原爲已任乃說中宗雪復神州之計拜爲豫州刺史使自招募逖遂率部曲百餘家北渡江誓曰祖逖若不清中原而復濟此者有如大江攻城略地招懷義士屢摧石虎虎不敢復闚河南石勒爲逖毋墓置守吏劉琨與親舊書曰吾枕戈待旦志梟逆虜常恐祖生先吾著鞭耳會其病卒先有妖星

見豫州分陜曰此必為我也天
未欲滅寇故耳贈車騎將軍

庾太尉目中郎神氣融散差如得上晉陽秋曰數頹然淵
放莫有動
其聽者

時人目庾中郎善於託大長於自藏名士傳曰數雖居職
任未嘗以事自嬰從容博暢寄通而已是時天
下多故機事屢起有為者拔奇吐異而禍福繼
之數常黙然故
憂喜不至也

王平子邁世有儁才少所推服每聞衛玠言輙
歎息絶倒玠別傳曰玠少有名理善通莊老瑯瑯王平子高氣不羣邁世獨傲每聞
玠之語議至于理會之間要妙之際輙絶倒於
坐前後三聞為之三倒時人遂曰衛君談道平
子三倒

時人欲題目高坐而未能桓廷尉桓彝桓溫之父桓彝別傳曰彝字茂倫譙國龍亢人漢五更桓榮十世孫也父顥有高名彝少孤識鑒明朗避亂渡江累遷散騎常侍以問周侯周侯曰可謂卓朗桓公曰精神淵箸高坐傳曰庾亮周顗桓彝一代名士一見和尚披衿致契曾為和尚作目久之未得有云尸利密可稱卓朗於是桓始咨嗟以為標之極似宣武嘗云少見和尚稱其精神淵箸當年出倫其為名士所歎如此

王敦為大將軍鎮豫章衛玠避亂從洛投敦相見欣然談話彌日于時謝鯤為長史敦謂鯤曰不意永嘉之中復聞正始之音阿平若在當復絕倒玠別傳曰玠至武昌見王敦敦與之談論彌日信宿敦顧謂僚屬曰昔王輔嗣吐金

聲於中朝此子今復玉振於江表微言之緒絶而復續不悟永嘉之中復聞正始之音阿平若在當復絶倒

王平子與人書稱其兒風氣日上足散人懷永嘉流人名曰澄第四子微澄別傳曰微邁上有父風

殷中軍道右軍清鑑貴要晉安帝紀曰羲之風骨清擧也

何次道嘗送東人瞻望見賈寧在後輪中曰此人不死終為諸侯上客晉陽秋曰寧字建寧長樂人賈氏孽子也初自結於王應諸葛瑤應敗浮遊吳會吳人咸侮辱之聞京師亂馳出投蘇峻峻甚驪之以為謀主及峻聞義軍起自姑孰屯于石頭是寧之計峻敗先降仕至新安太守

謝公稱藍田掇皮皆真徐廣晉紀曰述真審真意不顯

阮光祿云王家有三年少右軍安期長豫中興書曰王悅字長豫丞相導子也仕至中書侍郎

胡毋彥國吐佳言如屑後進領袖言談之流靡靡如解木出屑也

王丞相云刁玄亮之察察戴若思之巖巖虞預晉書曰戴儼字若思廣陵人才義辯濟有風標鋒穎累遷征西將軍為三敦所害贈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卞望之之峰距卞壼別傳曰壼字望之濟陰冤句人父粹太常卿壼少以貴正見稱累遷御史中丞權門屏迹轉領軍尚書令蘇峻作亂率衆距戰父子二人俱死王難鄧粲晉紀曰初咸和中貴游子弟能談嘲者慕王平子謝幼輿等為達壼厲色於朝曰悖禮傷教罪莫斯甚中朝傾覆實由於此欲奏治之王導庾亮不從乃止其後皆折節為名士語

林曰孔坦為侍中密啓成帝不宜往拜曹夫人丞相聞之曰王茂弘駑痾耳若卞望之之巖巖刁玄亮之察察戴若思之峯距當敢爾來此言殊有由緒故聊載之耳

大將軍語右軍汝是我佳子弟按王氏譜羲之是敦從父兄子當不減阮主簿中興書曰阮裕以有德行王敦聞其名召為主簿知敦有不臣之心縱酒昏酣不綜其事

世目周侯嶷如斷山晉陽秋曰顗正情嶷然雖一時儕類皆無敢媟近

何次道往丞相許丞相以麈尾指坐呼何共坐曰來來此是君坐晉陽秋曰充導妻姊之子明穆皇后之妹夫也思韻俺濟有文義才情導深器之由是必有美譽遂歷顯位導有副貳已使繼相意故屢顯此指於上下

諺曰揚州獨步王文度後來出人郗嘉賓續晉陽秋

日超必有才氣越世負俗不循常檢時人為一代盛譽者語曰大才槃槃謝家安江東獨步王文度盛德日新郗嘉賓其語小異

謝太傅云小時在殿廷會見王丞相便覺清風來拂人

謝公云長史語甚不多可謂有令音 王濛別傳曰濛性和暢能清言談道貴理中簡而有會商略古賢顯默之際辭旨劭令往往自高致

殷允出西郗超與袁虎書云子思求良朋託好足下勿以開美求之 中興書曰允字子思陳郡人太常康第六子恭素謙退有儒者之風歷吏部尚書 世目袁為開美故子敬詩曰袁生開美度

世稱苟子秀出阿興清和阿興王蘊小字也蘊別見

林公云王敬仁是超悟人

王丞相拜司徒而歎曰劉王喬若過江我不獨拜公曹嘉之晉紀曰疇有重名永嘉中為閻鼎所害司徒蔡謨每歎曰若使劉王喬得南渡司徒公之美選也

謝鎮西稱羅君章可謂湘中之琳琅含別傳曰或有人言羅君章可謂荊楚之杞梓桓大司馬曰此自江左之秀豈唯荊楚而已

簡文目敬豫為朗豫晉書曰王恬字敬豫導次子也少卓犖不羈疾學尚武不為導所重至中軍將軍多才藝善隸書與濟陽江虨以善奕聞文字志曰恬識理明貴為後進冠冕也

庾公為護軍屬桓廷尉覓一佳吏乃經年桓後遇見徐寧而知之遂致於庾公曰人所應有其不必有人所應無已不必無真海岱清士〔徐江州本事曰徐寧字安期東海郯人通朗有德素少知名初為輿縣令譙國桓彝有人倫鑒識嘗去職無事至廣陵尋親舊遇風停浦中累日在船憂邑上岸消遙見一空宇有似廨署彝訪之云輿縣廨也令姓徐名寧彝既獨行思逢悟賞聊造之寧清惠博涉相遇怡然遂停宿因留數夕與寧結交而別至都謂庾亮曰吾謂卿得一佳吏部郎亮問所在彝即敘之累遷吏部郎左將軍江州刺史〕

劉萬安即道真從子〔晉百官名曰寶字道真高平人晉書曰寶嘗為徒扶風王駿以五百疋布贖之用為從事中郎〕庾公〔琮也〕所謂灼然玉舉又

云千人亦見百人亦見劉氏譜曰綏字萬安高平人祖奧太祝令父斌著作郎綏歷驃騎長史

桓茂倫云褚季野皮裏陽秋謂其裁中也晉陽秋曰褒簡穆有器識故為彝所目也

支道林談善標宗會而章句或有所遺時為守文者所陋謝太傅聞而善之曰此乃九方歅之相馬略其玄黃取其駿逸列子曰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求馬乎伯樂對曰良馬可以形容筋骨相也天下之馬者若滅若沒若亡若失臣之子皆下才也臣有所與九方皐其相馬非臣之比也穆公見之使行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之在沙丘穆公曰何馬對曰牝而黃使入往取之牡而驪公不說召伯樂曰敗矣子之所使求

馬者色物牝牡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也伯樂曰若臯之所觀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麤在其內而忘其外馬至果天下之良馬也

世稱庾文康爲豐年玉穉恭爲荒年穀謂亮有廊廟之器翼有匡世之才各有用也庾家論云是文康稱恭爲荒年穀庾長仁爲豐年玉中興書曰庾統字長仁潁川人衛將軍懌子也少有令名仕至潯陽太守

世目杜弘治標鮮晉陽秋曰杜乂字弘治京兆人祖預父錫有譽前朝乂少有令名仕丹陽丞早卒成帝納乂女爲后江左名士傳曰乂清標令士也季野穆少

謝太傅未冠始出西詣王長史淸言良久去後苟子問曰向客何如尊長史曰向客亹亹爲來

逼人

王右軍語劉尹故當共推安石劉尹曰若安石東山志立當與天下共推之續晉陽秋曰初安家於會稽上虞縣優游山林六七年間徵召不至雖彈奏相屬繼以禁錮而晏然不屑也

桓溫行經王敦墓邊過望之云可兒可兒孫綽與庾亮牋曰王敦可人之目數十年間也

王長史問孫興公郭子玄定何如孫曰詞致清雅奕奕有餘吐章陳文如懸河瀉水注而不竭

孫興公云庾太尉雅好所托常在塵埃之外雖柔心應世蠖屈其迹而方寸湛然固以玄對山

補

水

王仲祖稱殷淵源非以長勝人處長亦勝人晉陽秋曰浩善以通和接物也

王司州與殷中軍語歎云己之府奧蚤已傾寫而見殷陳勢浩汗衆源未可得測徐廣晉紀曰浩清言妙辯玄致當時名流皆爲之美譽

王長史道江道羣人可應有乃不必有人可應無己必無中興書曰江灌字道羣陳留人僕射虨從弟也有才器與從兄逌名相亞仕尚書中護軍

王仲祖劉眞長造殷中軍談談竟俱載去劉謂

王曰淵源真可王曰卿故墮其雲霧中中興書曰浩能言理談論精微長於老易故風流者皆宗歸之

劉尹每稱王長史云性至通而自然有節濛別傳曰濛之交物虛己納善恕而後行希見其喜慍之色凡與一面莫不敬而愛之然少孫事諸母甚謹篤義穆族不修小潔以清貧見稱

王右軍道謝萬石在林澤中為自遒上歎林公器朗神儁支遁別傳曰遁任心獨往風期高亮道祖士少風領毛骨恐沒世不復見如此人道劉真長標雲柯而不扶踈劉尹別傳曰惔既令望姻婭帝室故處居達官然性不偶俗心淡榮利雖身登顯列而每挹降閑靜自守而已

簡文目庾赤玉（庾統小字）省率治除謝仁祖云庾赤玉胷中無宿物

殷中軍道韓太常曰康伯少自標置居然是出羣器及其發言遣辭往往有情致（續晉陽秋日康伯清和有思理幼為舅殷浩所稱）

簡文道王懷祖才既不長於榮利又不淡直以真率少許便足對人多多許（晉陽秋曰述少貧約簞瓢陋巷不求聞達由是為有識所重）

林公謂王右軍云長史作數百語無非德音如恨不苦（苦謂窮人以辭）王曰長史自不欲苦物

殷中軍與人書道謝萬文理轉遒成殊不易中興書曰萬才器儁秀善自衒曜故致有時譽無善屬文能談論時人稱之

王長史云江思悛思懷所通不翅儒域徐廣晉紀曰江惇字思悛陳留人僕射虨弟也性篤學手不釋書博覽墳典儒道兼綜徵聘無所就年四十九而卒

許玄度送母始出都人問劉尹玄度定稱所聞不劉曰才情過於所聞許氏譜曰玄度母華軼女也按詢集詢出都迎姊於路賦詩續晉陽秋亦然而此言送母疑謬矣

謝公道豫章若遇七賢必自把臂入林江左名士傳曰鯤通簡有識不修威儀好迹逸而心整形濁而言清居身若穢動不累高鄰家有女嘗往挑之

女方織以梭投折其兩齒既歸傲然長嘯曰猶不廢我嘯歌其不事形骸如此

王長史歎林公尋微之功不減輔嗣支遁別傳曰遁神心警悟清識玄遠嘗至京師王仲祖稱其造微之功不異王弼

謝太傅為桓公司馬續晉陽秋曰初安優游山水以敷文析理自娛桓溫在西藩欽其盛名諷朝廷請為司馬以世道未夷志存匡濟年四十起家應務也桓詣謝值謝梳頭遽取衣幘桓公云何煩此因下共語至暝既去謂左右曰頗曾見如此人不

世目謝尚為令達阮遙集云清暢似達或云尚自然令上晉陽秋曰尚率易挺達超悟令上也

孫興公為庾公參軍共遊白石山衛君長在坐

衛氏譜曰永字君長成陽人位至左軍長史孫曰此子神情都不關山水而能作文庾公曰衛風韻雖不及卿諸人傾倒處亦不近孫遂沐浴此言

王右軍目陳玄伯壘塊有正骨

王長史云劉尹知我勝我自知濛別傳曰濛與沛國劉惔齊名時人以濛比袁曜卿惔比荀奉倩而共交友甚相知賞也

王劉聽林公講王語劉曰向高坐者故是凶物復東聽王又曰自是鉢釪後王何人也高逸沙門傳曰王濛恒尋遁遇祗洹寺中講正在高坐上每擧麈尾常領數百言而情理俱暢預坐百餘人皆結舌注耳濛云聽講衆僧向高坐者是鉢釪後王何人也

許玄度言琴賦（嵇叔夜琴賦也）所謂非至精者不能與之析理劉尹其人非淵靜者不能與之閑止簡文其人

魏隱兄弟少有學義（魏氏譜曰隱字安時會稽上虞人歷義興太守御史中丞弟邈黃門郎）總角詣謝奉奉與語大悅之曰大宗雖衰魏氏已復有人

簡文云淵源語不超詣簡至然經綸思尋處故有局陳

桓公語嘉賓阿源（殷浩也）有德有言向使作令僕足以儀刑百揆朝廷用違其才耳

簡文語嘉賓劉尹語末後亦小異回復其言亦乃無過

王右軍道東陽我家阿林章清太出林應爲臨王氏譜曰臨之字仲產瑯琊人僕射彪之子仕至東陽太守

庾太尉目庾中郎家從談談之許名士傳曰敳不爲辨析之談而舉其旨要太尉王夷甫雅重之也

世說新語補卷之九

世說新語補卷之十

賞譽下

王長史與劉尹書道淵源觸事長易

謝中郎云王修載樂託之性出自門風王氏譜曰耆之字修載琅琊人荊州刺史廙第三子歷中書郎鄱陽太守給事中

謝太傅稱王修齡曰司州可與林澤遊王胡之別傳曰胡之常遺世務以高尚為情與謝安相善也

人問王長史江虨兄弟羣從王答曰諸江皆復足自生活虨及弟淳從灌並有德行知名於世

謝太傅道安北見之乃不使人厭然出戶去不

復使人思安北王坦之也續晉陽秋曰謝安初㩗幼穉同好養志海濱襟情超暢尤好聲律然抑之以禮在哀能至半萬之喪不聽絲竹者將十年及輔政而修室第園館麗車服雖朞功之慘不廢妓樂王坦之因苦諫焉按謝公蓋以王坦之好直言故不思耳○小人之腹

謝公云司州造勝遍決宋明帝文章志曰胡之性簡好達玄言也

劉尹云見何次道飲酒使人欲傾家釀充飲酒能溫克

謝太傅語真長阿齡胡之小字也於此事故欲太厲

劉曰亦名士之高操者胡之別傳曰胡之治身清約以風操自居

謝鎮西道敬仁文學鏃鏃無能不新語林曰敬仁有異才時賢皆重之王右軍在郡迎敬仁叔仁輒同車常惡其遲後以馬迎敬仁雖復風雨亦不以車也

劉尹道江道羣不能言而能不言

簡文云劉尹茗柯有實理柯一作柯又作竹又作打

謝公與王右軍書曰敬和棲託好佳中興書曰王洽字敬和導第三子於公子中最知名與頴川荀羡俱有美稱累遷吳郡內史為士民所懷徵拜中領軍尋加中書令不拜年二十六而卒

謝公語王孝伯君家藍田舉體無常人事按述雖簡而性不寬裕投火怒蠅方之未甚若非太傅處相褒飾則世說謬設斯語也

許掾嘗詣簡文爾夜風恬月朗乃共作曲室中語襟情之詠偏是許之所長辭寄清婉有逾平日簡文雖契素此遇尤相咨嗟不覺造膝共叉

手語達于將旦既而曰玄度才情故未易多有許續晉陽秋曰詢能言理曾出都迎姊簡文皇帝劉真長說其情旨及襟懷之詠每造膝賞對夜以繫日

謝車騎問謝公真長性至峭何足乃重荅曰是不見耳阿見子敬尚使人不能已語林曰羊麟因酒醉撫謝左軍謂太傅曰此家詎復後鎮西太傅曰汝阿見子敬便沐浴為論兄輩推此言意則安以玄不見真長故不重耳見子敬尚重之況真長乎

謝公領中書監王東亭有事應同上省王後至坐促王謝雖不通太傅猶斂膝容之王謝不通事別見王神意閒暢謝公傾目還謂劉夫人曰向見阿

瓜故自未易有（按王珣小字法護而此言阿瓜未爲可解儻小名有兩耶）雖不相關正是使人不能已已

王子敬語謝公公故蕭灑謝曰身不蕭灑君道身最得身正自調暢（續晉陽秋曰安弘雅有氣風神調暢也）

世目王荀子曰流奕清舉（文字志曰脩明秀有美稱）

謝車騎初見王文度曰見文度雖蕭灑相遇其復愔愔竟夕

子敬與子猷書道兄伯蕭索寡會遇酒則酣暢忘反乃自可矜

王恭始與王建武（晉安帝紀曰忱初作荊州刺史後爲建武將軍）甚有

情後遇袁悅別見之間遂致疑隙晉安帝紀曰初忱與族子恭少相善齊聲見稱及並登朝俱為主相所待內外始有不咸之論恭獨深憂之乃告忱曰悠悠之論頗有異同當由驃騎簡於朝覲故也將無從容切言之耶若主相諧睦吾徒得勁力明時復何憂哉忱以為然而慮弗見令乃令袁悅具言之忱每欲間恭乃於王坐責讓恭曰卿何妄生同異疑誤朝野其言切厲恭雖惋悵謂忱為構已也忱雖心不負恭而無以自亮於是情好大離而怨隙成矣然每至興會故有相思時恭嘗行散至京口射堂于時清露晨流新桐初引恭目之曰王大故自濯濯

司馬太傅為二王目曰孝伯亭亭直上阿大羅羅清疎恭正亮沉烈忱通朗誕放

王恭有清辭簡旨能叙說而讀書少頗有重出中興書曰恭雖才不多而清辯過人有人道孝伯常有新意不覺爲煩

殷仲堪喪後桓玄問仲文卿家仲堪定是何似人仲文曰雖不能休明一世足以映徹九泉續晉陽秋曰仲堪仲文之從兄也少有美譽

補

謝叔源與從子靈運並有美名時人謂叔源風韻爲高目望蔡爾如寒風振松叔源襲爵望蔡侯目康樂凜凜如霜臺籠日臧榮緒晉書曰謝混字叔源陳郡人司空琰少子也少有美譽善屬文爲尚書左僕射以黨劉毅誅

補

王令明素不與謝靈運相識嘗得一交言靈運辯博辭義鋒起令明時然後言時荀伯子在坐退而告人曰靈運固自蕭散直上王郎如萬頃陂沈約宋書曰荀伯子潁川潁陰人祖羨驍騎將軍父猗秘書郎伯子少好學博覽經傳而通率好戲遨遊閭里故失清塗解褐駙馬都尉仕至東陽太守

補

宋世為之語曰王光祿如屏風屈曲從俗能蔽風露南史曰王遠字景舒太保弘弟光祿大夫孺之子也仕至光祿勳

補

王僧祐少便聰悟南史曰王僧祐字胤宗瑯琊人父遠光祿勳僧祐雅博古善老莊不尚繁華工草隸善鼓琴亭然獨立不交當世自天子至王侯伯未嘗與一人遊卒於黃門郎叔父景玄撫其首曰兒神明意用當不作率

爾人 王智深宋記曰王微字景玄太保弘之弟子好學無不通覽善屬文能書十六舉秀才除右軍諮議微素無官情微不就

補 王瓚之歷官五兵尚書未嘗詣一朝貴 南史曰瓚之王敬弘子也官吏部尚書謚貞子 江湛 南史曰江湛字徽深濟陽考城人父夷右僕射湛居喪以孝聞愛文義善彈棊鼓琴為彭城王主簿司空檀道濟為子求娶湛妹不許義康有命又不從時人重其立志所喜牛餓御人求草湛良久曰可與飲在選頗有刻覈之譏而公平無私不受請謁論者稱焉 謂何偃曰王瓚之今便是朝隱 宋書曰何偃字仲弘廬江灊人司空尚之中子舉秀才除中軍參軍歷官吏部尚書

補 益州獻蜀柳數株枝條甚長狀若絲縷武帝植於太昌雲和殿前嘗嗟賞之曰楊柳風流可愛

似張緒當年

補 袁尹在郡粲也嘗於後堂夜集劉祭酒在坐劉是真長六世孫袁指庭中柳樹謂劉曰人謂此是劉尹時樹每想高風今復見卿可謂清德不衰吳均齊春秋曰劉瓛字子圭沛國相人晉丹陽尹惔六世孫也五歲聞舅孔昭先讀管寧傳欣然更請讀因聽受日可及此耳

補 褚司徒淵也嘗集袁粲舍初秋涼夕風月甚美彥回援琴奏別鶴之曲宮商既調風神諧暢王彧謝莊並在坐歎曰以無累之神合有道之器宮商暫離不可得已崔豹古今注曰別鶴操商陵牧子所作琴譜曰琴曲有四

大曲別鶴操其一也

袁尹見江叔文歎曰風流不墜政在江郎南史曰江斆字叔文濟陽考城人祖夷右僕射父湛吏部尚書斆母宋文帝女淮陽長公主幼以戚屬召見孝武謂謝莊曰此小兒方當為名器少有美譽尚孝武女臨汝公主拜駙馬都尉為丹陽丞

謝參軍超宗也一日詣東府門自通爾時風寒慘厲太祖謂四座曰此客至使人不衣自煖

世目何散騎曰人中爽爽何子朗

何點嘗目陸慧曉心如明鏡遇形觸物無不朗然何思遠常如懷冰暑月亦有霜氣南史曰何點字子晳盧江人祖尚之父鑠點十一居父母憂幾至滅性又長感家禍遂絕婚宦宋徵太子洗馬梁徵

中書侍郎並不就

釋慧亮過江止何園寺梁慧皎高僧傳曰慧亮姓董先爲宋阿靖公弟子後立寺於臨菑講法華大小品十地等學徒雲集千里命駕顏延之張緒眷德留連每歎曰安汰吐珠玉於前道安竺法汰斌亮振金聲於後清言妙緒將絕復興高僧傳日釋曇斌姓蘇南陽人十歲出家事道禕爲師後住江陵辛寺袁粲請爲毋師

劉孝標劉孝標自序曰峻字孝標平原人生於秣陵縣朞月歸故鄉八歲遇桑梓顛覆身充僕圉永明四年逃還京師後爲崔豫州刑獄參軍天監中詔掌石渠閣以病乞骸骨隱東陽金華山余嘗自比馮敬通而有同之者三異之者四何則敬通雄才冠世志剛金石余雖不及之而節亮慷慨此一同也敬通逢中興明君而終不試用余逢命世英主亦擯斥當年此二

同也敬通有忌妻至於身操井臼余有悍室亦
令家道轗軻此三同也敬通當更始世手握兵
符躍馬肉食余自少迄長慼慼無懽此一異也
敬通有子仲文官成名立余禍同伯道永無血
胤此二異也敬通膂力剛強老而益壯余有犬
馬之疾遠死無時此三異也敬通雖芝殘蕙焚
終填溝壑而為名賢所慕其風流郁烈芬芳久
而彌盛余聲塵寂寞世不吾知魂魄一去將同
秋草此四異也所以力
自為序遺之好事云

目劉訏超然越俗如半天末霞

何佟之梁典曰劉訏字彥度平原人與陳留阮孚李紳申金蘭之契築室鍾阜之傍共聽內義鑽尋典奧

劉歊矯矯出塵如雲中白鶴

梁書曰劉歊字士光劉懷慰之子生夕有香氣滿室幼有識慧十二讀莊子逍遙篇曰此可解耳客問之隨問而答皆有情理家人異之謂為神童及長博學有文不娶不仕與族弟訏隱居求志遊遨林澤以山水書籍相娛謚貞節處士

皆儉歲之粱稷寒年之纖纊

周彦倫南齊書曰周顒字彦倫汝南安城人晉僕射顗七世孫祖虎頭員外常侍父恂歸鄉祖顒少爲族祖朗所知清貧寡欲終日常蔬食雖有妻子獨處山舍餅褐海陵國侍郎轉著作撰起居注目慧隆道人曰隆公蕭散森踈若霜下之松竹高僧傳曰釋慧隆姓成陽平入學無師友卓然自悟

劉長史幼聰敏善屬文南史曰劉孝綽字孝綽本名冉幼聰敏七歲能屬文舅王融深賞異之與同載以適親友號曰神童起家著作郎左遷臨賀王長史王中書融深賞異之嘗歎曰天下文章若無我當歸阿士孝綽小字

衛尉趙知禮見袁德章少時歎曰袁生舉止詳中南史曰袁憲字德章幼聰敏好學梁武帝開五館其一館在憲宅西憲招引諸生與之談

論新義出入意表同輩咸嗟服焉武帝撰孔子正言章句詔下國學憲十四被召為正言生祭酒劉溉愛其神采博士周弘正謂憲父君正曰賢子欲策試不君正曰未敢令試居數日君正遣門客與憲候弘正會弘正將升講坐延憲入室授以麈尾令憲豎義時謝岐何妥在坐弘正曰二賢雖窮奧賾得無憚此後生何謝遽起義端深極理致憲酬對閒敏弘正謂妥曰恣卿所問勿以童幼期之時觀者重沓憲神色自若辯論有餘弘正亦起數難終不能屈因告客曰卿還諮袁吳郡此郎已堪見代博士矣故有陳汝之風 氏族志曰袁出胡公之後陳留汝南彭城三望

補

陳後主有玉柄麈尾至佳手執之曰當今雖復多士如林堪執此者獨張譏耳即授譏 陳書曰後主諱叔寶宣帝嫡長子在位七年為隋所滅

補

崔司徒北史曰浩字伯深清河東武城人父宏仕魏拜天部大人進爵爲公浩少好學經史玄象陰陽百家之言無不該覽明元好術數命浩筮吉凶參觀天文考定疑惑多有應驗性不好老莊之書不長屬文而留心於制度科律纖妍白皙如美婦人長於謀計自比張良謂稽古過之初拜博士祭酒至特進撫軍大將軍左光祿大夫每與盧玄談輒歎曰對子真使我懷古之情更深北史曰盧玄字子真范陽涿人曾祖諶晉司空從事中郎祖偃父邈仕慕容氏俱以儒雅稱神䴥四年太后辟召儒儁以玄爲首授中書博士還侍郎崔浩欲整人倫分明姓族玄曰創制立事各有其時樂爲此者詎幾人也宜三思浩不納後終以此敗

補

劉子翼峭直有行大業雜記曰劉子翼字小心劉禕之之父仕隋至著作郎常面折僚友之短退無餘訾李百藥嘗語人曰

劉四雖復罵人人多不憾宋祁唐書曰李百藥字重規定州安平人隋內史令德林子也七歲能屬文貞觀初拜中書舍人官至散騎常侍

太宗嘗出行有司請載副書以從上曰不須虞世南在此行秘書劉昫唐書曰虞世南字伯施越州餘姚人父荔陳太子中庶子叔父寄無子以世南繼後性沉靜寡欲篤志勤學少與兄世基學於顧野王經十餘年精思不倦或累旬不盥櫛善屬文祖述徐陵陵亦言世南得己之意又沙門智永善羲之書世南師焉妙得其體由是聲名籍甚太宗朝官秘書監爵永興縣子

太宗征遼東太宗紀曰貞觀十八年命英國公李勣等發天下甲士伐高麗明年五月車駕度遼親率鐵騎圍遼城高麗別將高延壽以其衆降因名所幸山爲駐蹕山刻石紀功

拜楊弘禮爲兵部侍郎唐書曰楊弘禮隋尚書令素弟岳之子高

祖受禪襲爵清河郡公太宗征遼以弘禮有文武材擢兵部侍郎專典兵機之務駐蹕之役領馬步二十四軍跳出賊背所向摧靡帝自山上望見其袍仗精整人人盡力歎曰越公兒郎故有家風隋書曰楊素兼文武之資志懷遠大以功名自許高祖龍飛功臣莫居其右封越國公

補

玄宗嘗早朝謂左右曰每見張九齡精神頓生劉昫唐書曰張九齡字子壽一名博物曾祖君政韶州別駕因家始興九齡幼聰敏善屬文十三以書干刺史王方慶賞之曰此子必能致遠玄宗在東宮舉文藻之士親加策問九齡對策高第遷右拾遺累官中書令

補

劉捷卿在都宋祁唐書曰劉迅字捷卿知幾第五子也歷京兆功曹參軍事上元

中避地安康卒嘗寢疾房太尉聞而憂之通夕不寐顧語賓從曰捷卿有不諱可謂無復有神理劉昫唐書曰房琯字次律河南人平章事融之子少好學風儀沉整性好隱遁與東平呂向於陸渾伊陽山讀書凡十餘歲玄宗幸蜀拜吏部尚書同平章事肅宗既立抗疏請自將兵戰敗於陳濤斜

房太尉言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都盡劉昫唐書曰元德秀字紫芝河南人性純朴無緣飾動師古道父爲延州刺史德秀少孤貧事母以孝聞開元中遊京師不忍離親每行則自負板輿與母詣長安母亡廬於墓所食無盬酪藉無茵席刺血畫像寫佛經久之以孤幼牽於祿仕授邢州南和尉佐治有惠政召補龍武參軍終魯山令

韋氏孝友文學有承慶嗣立劉昫唐書曰韋承慶字延休嗣立承

慶異毋弟也父思謙則天朝納言毋王氏遇承慶甚嚴每有杖罰嗣立必解衣請代毋不聽輒自私杖毋察知之漸加恩貸議者比巨祥王覽**邃音樂有萬石**劉昫唐書曰萬石韋挺之子有學業而善音律爲太常卿增損郊廟燕會樂調時以爲稱職**達禮儀則叔夏**劉昫儒學傳曰韋叔夏左僕射安石兄也精通三禮官國子祭酒撰五禮要記

史才傳識有述劉昫唐書曰述勤成國史一百十三卷事簡而記詳有良史才蕭穎士以爲譙周陳壽之流述以儒術進當代宗仰而純厚長者澹於勢利聚書二萬卷皆自校定雖御府不逮也兼古今朝臣圖歷代知名人畫魏晉以來草隸真跡數百卷古碑古器藥方格式錢譜璽譜之類當代名公尺題無不畢備祿山之亂兩京陷賊玄宗幸蜀述抱國史藏於南山經籍資產焚剽殆盡述亦陷於賊庭**時趙冬曦**唐詩紀事曰趙冬曦定州人開元初監察御史坐事流岳州召還復官**兄弟亦有美名**宋祁唐書曰冬

曦兄夏日爭和璧安貞居
貞順貞稟貞貞皆擢進士第張燕公劉昫唐書曰
張說字道濟
其先范陽人代居河東後徙洛陽弱冠對策授
太子校書預修三教珠英開元中召說及禮官
學士賜宴集賢殿授說
集賢院學士封燕公嘗語人曰韋趙兄弟人
之杞梓春秋傳曰晉大夫皆
卿材也如杞梓皮革

宋景文云東都事略曰宋祁字子京與兄庠同
試禮部奏名第一章獻曰弟可先兄
乎乃以庠第一而祁爲第十修唐書成拜翰林
學士承旨謚景文歐陽公歸田錄曰宋祁兄弟
自布衣時名動
天下時稱二宋左太冲詩振衣千仞岡濯足萬
里流左思詠
史詩使人飄飄有世表意不減嵇康目
送飛鴻語康送兄秀才入軍詩曰息徒蘭圃秣
馬華山流磻平皐垂綸長川目送歸
鴻手揮五絃俯仰自得遊心太玄嘉彼
釣叟得魚忘筌郢人逝矣誰可盡言

品藻上

汝南陳仲舉潁川李元禮二人共論其功德不能定先後蔡伯喈評之曰陳仲舉彊於犯上李元禮嚴於攝下犯上難攝下易張璠漢紀曰時人為之語曰不畏彊禦陳仲舉天下模楷李元禮仲舉遂在三君之下謝沉漢書曰三君者一時之所貴也竇武劉淑陳蕃少有高操海內尊而稱之故得因以為目元禮居八俊之上薛瑩漢書曰李膺王暢荀緄朱寓魏朗劉佑杜楷趙典為八俊英雄記曰先是張儉等相與作衣冠糾彈彈中有相謂言我彈中誠有八俊八及猶言之八元八凱也謝沉書曰俊者卓出之名也姚信士緯曰陳仲舉體氣高烈有王臣之節李元禮忠壯正直有社稷之能海內論之未決蔡伯喈抑一言以變之疑論乃定也

郭林宗至汝南造袁奉高車不停軌鸞不輟軛詣黃叔度乃彌日信宿人問其故林宗曰叔度汪汪如萬頃之波澄之不清擾之不濁其器深廣難測量也泰別傳曰薛恭祖問之泰曰奉高之器譬諸氾濫雖清易挹也

或問汝南許章曰叔慈皇甫謐高士傳曰荀靖字叔慈潁川潁陰人父淑朗陵侯相靖少有俊才動止以禮及卒學士製誄者二十六人潁陰令丘禎追謚曰玄行先生慈明孰賢許曰二荀皆玉也慈明外朗叔慈內潤

顧劭嘗與龐士元宿語問曰聞子名知人吾與足下孰愈曰陶治世俗與時浮沉吾不如子吳志

日劭好樂人倫自州郡庶幾及四方人事往來相見或諷議而去或結友而別風聲流聞遠近稱之

論王霸之餘策覽倚伏之要害吾似有一日之長劭亦安其言 吳錄曰劭安其言更親之

邊文禮才辯俊逸孔北海嘗薦於曹公曰邊讓為九州之被則不足為單衣襜褕則有餘 范曄後漢書曰蔡中郎深重讓薦於何進曰伏惟幕府初開博選清英華髮舊德並為元龜雖振鷺之集西雍濟濟之在周庭無以或加竊見陳留邊讓天授逸才聰明賢智髫齔夙孤不盡家訓及就學廬便受大典初涉諸經見本知義授者不能對其問章句不能逮其意心通性達口辯辭長若處狐疑之論定嫌審之分經典交至撿括參合衆夫寂焉莫之能奪也讓生在唐虞則元凱之次運值仲尼則顏冉之亞豈徒俗之凡偶近器而已階級名位亦宜超然若復隨輩而進非

補

所以章瓌偉之高價昭知人之絶明也傳曰函牛之鼎以烹雞多汁則淡而不可食少汁則熬而不可熟此言大器之於小用固有所不宜也邑竊悄邑怪此寶鼎未受犧牛大羹之和久在煎熬臠割之間願明將軍回謀垂慮裁加少納貢之機密展之力用若以之當爲攄則顔回不得貫德行之首子奇終無阿宰之功苟堪其事古今一也

陳元龍使功曹陳季弼詣許謂之曰許下論議待吾不足足下相爲觀察還以見誨季弼還曰聞遠近之論頗謂明府驕而自矜元龍曰夫閨門雍穆有德有行吾敬陳元方兄弟淵清玉潔有禮有法吾敬華子魚清修疾惡有識有義吾敬趙元達當即趙達也呉志曰趙達河南人少從單甫受學用思精密謂東南有王

公紀幼有儁朗才數博學多通龎士元年長於績共爲交友仕至鬱林太守自知亡日年三十二卒

兩顧劭全琮環濟吳紀曰琮字子黃吳郡錢塘人有德行義槩爲大司馬而爲之目曰陸子所謂駑馬有逸足之用顧子所謂駑牛可以負重致遠或問如所目陸爲勝邪曰駑馬雖精速能致一人耳駑牛一日行百里所致豈一人哉吳人無以難全子好聲名似汝南樊子昭蔣濟萬機論曰許子將褒貶不平以拔樊子昭而抑許文休劉曄難日子昭拔自賈豎年至七十退能守靜進不苟競濟答曰子昭誠自幼至長容貌完潔然觀其揷齒牙樹頰頦吐脣吻自非文休之敵

張輔吳吳紀曰張昭字子布彭城人少好學從白侯子安受左氏春秋博覽衆書與瑯

瑯趙昱東海王朗俱發名友善官輔吳將軍**在孫權坐**吳志曰孫權字仲謀兄策既定諸郡以權為陽羡長郡察孝廉行奉義校尉漢遣劉琬加策錫命琬語人曰吾觀孫氏兄弟雖各才秀名達然皆祿祚不終唯中弟孝廉形貌奇偉骨體不恒大貴之表年又最壽江表傳曰堅為下邳丞時生權方頤大口目有晴光堅異之以為有貴象及策起事江東權常隨從性度弘朗仁而多斷好俠養士毎參同計謀策自以為不及

嘗論劉子初編阨不當拒張飛太甚三國志曰劉巴字子初零陵烝陽人少知名先主定益州辟為左將軍西曹掾陳羣嘗與諸葛亮書問巴消息稱曰劉君子初甚敬重焉零陵先賢傳曰張飛嘗就巴宿巴不與語飛遂忿恚亮謂巴曰張飛雖武人敬慕足下主公方收合文武以定大事足下雖天素高亮宜少降意巴曰大丈夫處世當交四海英雄如何與兵子共語備聞之怒曰孤欲定天下而子初專亂之其欲還北假道於此豈欲成孤事邪備又曰子初才智絕

入如孤可任用之非孤者雖獨任也亮亦曰運籌策於帷幄之中吾不如子初若提枹鼓會軍門使百姓喜勇當與人議之耳權曰若令子初隨世沉浮容悅冀德交非其人何足稱高士蜀志曰張飛字翼德涿郡人少與關羽俱事先主先主為漢王拜右將軍為帳下所殺

王朗每以識度推華歆歆蜡日禮記曰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爲蜡蜡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五經要義曰三代名臘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總謂之臘晉博士張亮議曰蜡者合聚百物索饗之歲終休老息民也臘者祭宗廟五祀傳曰臘接也祭則新故交接也秦漢已來臘之明日為祝歲古之遺語也嘗集子姪燕飲王亦學之有人向張華說此事張曰王之學華皆是形骸之外去之所以更遠

司馬文王問武陔虞預晉書曰陔字元夏沛郡竹邑人父周魏光祿大夫陔及二弟韶茂總角見稱並有器望鄉人諸父未能覺其多少時同郡劉昶名知人嘗造周周見其三子昶曰皆國士也元夏器量最優有輔佐之風展力仕宦可為亞公叔夏季夏不减常伯納言也陔仕至僕射陳玄伯何如其父司空陔曰通雅博暢能以天下聲教為己任者不如也明練簡至立功立事過之魏志曰陔與泰善故文王問之

晉武與胡威語次因及其父清德遂問威曰卿自謂孰與父清威曰威乃何敢望臣父帝又問卿父以何為勝耶威答曰臣父清常恐人知臣清常恐人不知晉陽秋曰胡威字伯虎淮南人父質以忠清顯質為荊州威自

京師拜省之及告歸質賜絹一疋威跪曰大人清高於何得此質曰是吾俸祿之餘故以為汝糧耳威受而去每至客舍自放驢取樵爨炊食畢復隨旅進道質帳下都督陰齎糧要之因與為伴每事相助經營之又進少飯威疑之密誘問之乃知都督也謝而遣之後以白質質杖都督一百除其吏名父子清慎如此○醜

冀州刺史楊淮世語曰淮字始立弘農華陰人曾祖震祖脩有名前世父囂典軍校尉淮元康末為冀州刺史荀綽冀州記曰淮見王綱不振遂縱酒不以官事規意逍遙卒歲而已成都王知淮不治猶以其名士惜而不遣召為軍咨議祭酒府散停家關東諸侯欲以淮補三事以示懷賢尚德之事未施行而卒時年二十有七**二子喬與髦俱總角為成器淮與裴頠樂廣友善遣見之頠性弘方愛喬之有高韻謂淮曰喬當及卿髦小減**

也廣性清淳愛髦之有神檢謂淮曰喬自及卿然髦尤精出淮笑曰我二兒之優劣乃裴樂之優劣論者評之以爲喬雖高韻而檢不匝樂言爲得然並爲後出之儁荀綽冀州記曰喬字國彦奕朗有遠意髦字士彦清平有貴識並爲後出之儁爲裴頠樂廣所重晉諸公贊曰喬似淮而疎皆爲二千石髦爲石勒所害

劉令言始入洛劉氏譜曰納字令言彭城叢亭人祖瑾樂安長父甝魏洛陽令納歷司隷校尉見諸名士而歎曰王夷甫太解明樂彦輔我所敬張茂先我所不解周弘武巧於用短王隱晉書曰周恢字弘武汝南人祖斐永寧土少府父隆州從事恢仕至秦相秩中二千石孝

方叔拙於用長晉諸公贊曰杜育字方叔襄城鄧陵人杜襲孫也育幼便岐嶷號神童及長美風姿有才藻時人號曰杜聖累遷國子祭酒洛陽將沒為賊所殺

王平子嘗行經陳留郡界陳留時為大郡名有人士太守遣吏迎王王問吏曰此郡人士為誰吏曰有蔡子尼江應元是時郡人多居大位者王以其姓名問曰甲乙等非君郡人耶何但稱此二人吏曰向謂君侯問人不謂問官位王笑而止到郡以語太守曰舊名此邦有風俗果然小吏亦復知此晉諸公贊曰蔡充字子尼陳留雍丘人蔡充別傳曰充祖睦蔡邕孫也充少好學有雅尚體貌尊嚴莫有褻嫚於其前者高平劉整俊才白衣車服奢豐嘗語

人曰紗縠吾常服耳遇蔡子尼在坐而經日不自安見憚如此充歷成都王東曹掾故稱東曹江氏家傳曰江統字應元東海王越辟為別駕時從事中郎庾子嵩以風韻見重雅敬君德每云當今可以為司徒充民望者江生其人也

王大將軍在西朝時見周侯輒扇障面不得住敦性彊梁自少及長季倫斬妓曾無異色若斯徵狠豈憚於周顗乎其言不然也後度江左不能復爾王歎曰不知我進伯仁退沈約晉書曰周顗王敦素憚之見輒面熱雖復臘月亦扇面不休其憚如此

衛洗馬天韻標令論者以為出王眉子平子武子之右世人為之語曰諸王三子不如衛家一兒

會稽虞駿虞光祿傳曰駿字思行會稽餘姚入虞翻曾孫右光祿潭兄子也雖機幹不及潭而至行過之歷吏部郎吳興守徵爲金紫光祿大夫卒元皇時朱鳳晉書曰帝諱睿字景文祖伷封瑯琊王父恭王覲嗣帝襲爵爲瑯琊王少而明惠因亂過江起義遂即皇帝位謚法曰始建國都曰元與桓宣武同俠其人有才理勝望王丞相嘗謂駿曰孔愉有公才而無公望孔愉別傳曰愉字敬康會稽山陰人初辟中宗參軍討華軼有功封餘不亭侯愉少時嘗得一龜放於餘不溪中龜中路左顧者數過及後鑄印而龜左顧吏鑄猶如此印師以聞愉悟取而佩焉累遷尚書左僕射贈車騎將軍丁潭有公望而無公才會稽後賢記曰潭字世康山陰人吳司徒固曾孫也沈毅有雅望少與孔愉齊名仕至光祿大夫晉陽秋曰孔敬康丁世康張偉康俱著名時謂會稽三康偉康名茂嘗夢得大象以問萬雅雅曰君當爲大

郡而不善也象大獸也取其音狩故為大郡然象以齒喪身後為吳郡果為沈充所殺無之者其在卿乎騏未達而喪虞光祿傳曰騏未登台鼎時論稱屈

明帝問周伯仁卿自謂何如郗鑒周曰鑒方臣知有功夫復問郗郗曰周顗比臣有國士門風鄧粲晉紀曰伯仁清正嶷然以德望稱之

王大將軍下庾公問聞卿有四友何者是答曰君家中郎我家太尉阿平胡毋彥國八王故事曰胡毋輔之少有雅俗鑒識與王澄庾敳王敦王夷甫為四友今故答也阿平故當最劣庾曰似未肯劣庾又問何者居其右王曰自有人又問何者是王曰噫其自有公論左右躡公

公乃止敦自謂右者在己也

人問丞相周侯何如和嶠答曰長輿嵯櫱虞預晉書曰嶠厚自封植嶷然不羣

世說新語補卷之十

世說新語補卷之十一

品藻下

明帝問謝鯤君自謂何如庾亮答曰端委廟堂使百僚準則臣不如亮一丘一壑自謂過之晉陽秋曰鯤隨王敦下入朝見太子於東宮語及夕太子從容問鯤曰論者以君方庾亮自謂孰愈對曰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臣不如亮縱意丘壑自謂過之鄧粲晉紀曰鯤與王澄之徒慕竹林諸人散首披髮裸袒箕踞謂之八達故隣家之女折其兩齒世爲謠曰任達不已幼輿折齒鯤有勝情遠槩爲朝廷之望故時以庾亮方焉

世論温太真是過江第二流之高者時名輩共說人物第一將盡之間温常失色温氏譜序曰晉大夫郤至

封於温子孫因氏居太原祁縣為郡著姓

支道林目會稽王有遠體而無遠神簡文初封會稽王

或問江左諸人優劣顔光祿曰周伯仁之正鄧伯道之清卞望之之節餘則吾不知

王丞相辟王藍田為掾庾公問丞相藍田何似王曰真獨簡貴不減父祖然曠澹處故當不如爾以懷祖猶隘故也

或問林公司州何如二謝林公曰故當攀安提萬王胡之別傳曰胡之好談諧善屬文辭為當世所重

孫興公許玄度皆一時名流或重許高情則鄙

孫綽行或愛孫才藻而無取於許宋明帝文章志曰綽博涉經史長於屬文與許詢俱與負俗之談詢卒不降志而綽嬰綸世務焉續晉陽秋曰綽雖有文才而誕縱多穢行時人鄙之

王孝伯道謝公濃至又曰長史虛劉尹秀謝公融謂條暢也

王孝伯問謝公林公何如右軍謝曰右軍勝林公林公在司州前亦貴徹不言若義之而言勝胡之

庾道季云思理倫和吾愧康伯志力彊正吾愧文度自此以還吾皆百之

世目殷中軍思緯淹通比羊叔子羊祜德高一世才經夷險

淵源蒸燭之曜豈喻日月之明也

卞望之云郗公體中有三反方於事上好下佞己一反治身清貞大脩計校二反自好讀書憎人學問三反按太尉劉寔論王肅方於事上好下佞己性嗜榮貴不求苟合治身不穢尤惜財物王郗志性儻亦同乎

王丞相云見謝仁祖恒令人得上與何次道語唯舉手指地曰正自爾馨前篇及諸書皆云王公重何充謂必代己相而此章以手指地意如輕詆或清言析理何不逮謝故邪

郗司空家有傖奴知及文章事事有意王右軍向劉尹稱之劉問何如方回郗愔別傳曰愔字方回高平金鄉人

太宰鑒長子也淵靖純素無執無競簡
私暱罕交游歷會稽內史侍中司徒
王曰此正小人有意向耳何得便比方回劉曰若不如方回故是常奴耳

時人道阮思曠骨氣不及右軍簡秀不如真長韶潤不如仲祖思致不如淵源而兼有諸人之美
中興書曰裕以人不復廣學正應以禮讓
為先故終日頹然無所修綜而物自宗之

簡文云何平叔巧累於理嵇叔夜儁傷其道
理
本
真率巧則乖其致道唯虛澹儁
則違其宗所以二子不免也

撫軍問殷浩卿何如裴逸民良久答曰故當勝耳

桓公少與殷侯齊名常有競心桓問殷卿何如我殷云我與我周旋久寧作我

撫軍問孫興公劉真長何如曰清蔚簡令王仲祖何如曰溫潤恬和（徐廣晉紀曰凡稱風流者皆舉王劉為宗焉）桓溫何如曰高爽邁出謝仁祖何如曰清易令達阮思曠何如曰弘潤通長袁羊何如曰洮洮清便殷洪遠何如曰遠有致思卿自謂何如曰下官才能所經悉不如諸賢至扵斟酌時宜籠罩當世亦多所不及然以不才時復託懷玄勝遠詠老莊蕭條高寄不與時務經懷自謂此心無

所與讓也

桓大司馬下都問真長曰聞會稽王語奇進爾邪桓溫別傳曰興寧九年以溫克復舊京肅靜華夏進都督中外諸軍事侍中大司馬加黃鉞使入參朝政劉曰極進然故是第二流中人耳桓曰第一流復是誰劉曰正是我輩耳

殷侯既廢桓公語諸人曰少時與淵源共騎竹馬我棄去已輒取之故當出我下續晉陽秋曰簡文輔政引殷浩為揚州欲以抗桓桓素輕浩未之憚也

人問撫軍殷浩談竟何如答曰不能勝人差可獻酬羣心

簡文云謝安南清令不如其弟謝氏譜曰奉弟聘字弘達歷侍中廷尉卿學義不及孔巖中興書曰巖字彭祖會稽山陰人父愉黃門侍郎巖有才學歷丹陽尹尚書西陽侯在朝多所匡正爲吳興太守大得民和後卒于家居然自勝言奉任天真也

劉丹陽王長史在瓦官寺集桓護軍亦在坐續晉陽秋曰桓伊字叔夏譙國銍人父景護軍將軍伊少有才藝又善聲律加以標悟省率爲王濛劉惔所知累遷豫州刺史贈右將軍共商略西朝及江左人物或問杜弘治何如衛虎桓答曰弘治膚清衛虎奕奕神令王劉善其言虎衛玠小字玠別傳曰永和中劉真長謝仁祖共商略中朝人或問杜弘治可方衛洗馬不謝曰安得比其間可容數人江左名士傳曰劉真長曰

吾請許之弘治膚清叔寶神清論者謂為知言

劉尹撫王長史背曰阿奴比丞相但有都長阿奴濛小字也都美也司馬相如傳曰閑雅甚都語林曰劉真長與丞相不相得每曰阿奴比丞相條達清長

劉尹王長史同坐長史酒酣起舞劉尹曰阿奴今日不復減向子期類秀之任率也

桓公問孔西陽安石何如仲文西陽即嚴也孔思未對反問公曰何如答曰安石居然不可陵踐其處故乃勝也

謝公與時賢共賞說遏玄小字也胡兒並在坐公問

李弘度曰卿家平陽何如樂令晉諸公贊曰李重字茂曾江夏鍾武人少以清尚見稱歷吏部郎平陽太守於是李潸然流涕曰趙王篡逆樂令親授璽綬晉陽秋曰趙王倫篡位樂廣與滿奮崔隨進璽綬亡伯雅正恥處亂朝遂至仰藥恐難以相比此自顯於事實非私親之言晉諸公贊曰趙王為相國取重為左司馬重以倫將篡辭疾不就敦喻之重不復自治至於篤甚扶曳受拜數日卒時人惜之贈散騎常侍

謝公語胡兒曰有識者果不異人意

王脩齡問王長史我家臨川何如卿家宛陵長史未答脩齡曰臨川譽貴長史曰宛陵未為不貴中興書曰羲之自會稽王友改授臨川太守王述從驃騎功曹出為宛陵令述之為宛陵

多脩爲家之具初有勞苦之聲丞相王導使人喻之曰名父之子屈臨小縣甚不宜爾述答曰足自當止時人未之達也後屢臨州郡無所造作世始嘆服之

劉尹至王長史許清言時苟子年十三倚林邊聽既去問父曰劉尹語何如尊長史曰韶音令辭不如我往輒破的勝我劉惔別傳曰惔有俊才其談詠虛勝理會所歸王濛略同而敘致過之其詞當也

有人問謝安石王坦之優劣於桓公桓公停欲言中悔曰卿喜傳人語不能復語卿

王右軍問許玄度卿自言何如安石許未答王因曰安石故相爲雄阿萬當裂眼爭邪中興書曰萬器

量不及安石雖居藩任安在私門之時名稱居萬上也

王僧恩輕林公藍田曰勿學汝兄汝兄自不如伊僧恩王禕之小字也王氏世家曰禕之字文劭述次子少知名尚尋陽公主仕至中書郎未三十而卒坦之悼念與桓溫稱之贈散騎常侍

簡文問孫興公袁羊何似答曰不知者不負其才知之者無取其體言其有才而無德也

蔡叔子云韓康伯雖無骨幹然亦膚立

郗嘉賓問謝太傅曰林公談何如嵇公謝云嵇公勤著脚裁可得去耳支遁傳曰遁神悟機發風期斯得自然超邁也

又問殷何如支謝曰正爾有超拔支乃過殷然

亹亹論辯恐口欲制支

庾道季云廉頗藺相如雖千載上死人懍懍恒如有生氣史記曰廉頗者趙良將也以勇氣聞諸侯藺相如者趙人也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請以十五城易之趙遣相如送璧秦受之無還城意相如請璧示其瑕因持璧卻立倚柱怒髮上衝冠曰王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秦王謝之後秦王使趙王鼓瑟相如請秦王擊筑趙以相如功大拜上卿位在廉頗上曹蜍曹茂之小字也曹氏譜曰茂之字永世彭城人也祖韶鎮東將軍司馬父曼少府卿茂之仕至尚書郎李志晉百官名曰志字温祖江夏鍾武人李氏譜曰志祖重散騎常侍父慕純陽令志仕至員外常侍南康相雖見在厭厭如九泉下人人皆如此便可結繩而治但恐狐狸猯貉噉盡言人皆如曹李質魯淳慤則天下無姦民

可結繩致治然才智無聞功迹俱滅身盡於狐狸無擅世之名也

謝遏諸人共道竹林優劣謝公云先輩初不識貶七賢魏氏春秋曰山濤通簡有德秀咸戎伶朗達有儁才於時之談以阮為首王戎次之山向之徒皆其倫也若如盛言則非無臧貶此言謬也

謝太傅謂王孝伯劉尹亦奇自知然不言勝長史

王黄門兄弟三人俱詣謝公子猷子重多說俗事王氏譜曰操之字子重羲之第六子歷秘書監侍中尚書豫章太守子敬寒温而已既出坐客問謝公向三賢孰愈謝公曰小者最勝客曰何以知之謝公曰吉人之辭寡放屁

謝公問王子敬君書何如君家尊答曰固當不同公曰外人論殊不爾王曰外人那得知宋明帝文章志曰獻之善隸書變右軍法為今體字畫秀媚妙絕時倫與父俱得名其章草疎弱殊不及父或訊獻之云羲之書勝不莫能判有問羲之云世論卿書不逮獻之答曰殊不爾也它日見獻之問尊君書何如獻之不答又問論者云君固當不如獻之笑而答曰人那得知之也

王孝伯問謝太傅林公何如長史太傅曰長史韶興問何如劉尹謝曰噫劉尹秀王曰若如公言並不如此二人邪謝云身意正爾也

人有問太傅子敬可是先輩誰比謝曰阿敬近撮王劉之標續晉陽秋曰獻之文義並非所長而能撮其勝會故擅名一時為風

流之冠也

王子猷子敬兄弟共賞高士傳人及贊子敬賞井丹高潔子猷云未若長卿慢世

嵇康高士傳曰丹字大春扶風郡人博學高論京師為之語曰五經紛綸井大春未嘗書刺謁一人北宮五王更請莫能致新陽侯陰就使人要之不得已而行侯設麥飯葱菜以觀其意丹推却曰以君侯能供美膳故來相過何謂如此乃出盛饌侯起左右進輦丹笑曰聞桀紂駕人車此所謂人車者邪侯即去輦越騎梁松貴震朝廷請交丹丹不肯見後丹得時疾松自將醫視之病愈久之松失大男磊丹一往弔之時賓客滿庭丹褁褐不完入門坐者皆悚望其顏色丹四自長揖前與松語客主禮畢後長揖徑坐莫得與語不肯爲吏徑出後遂隱遁其贊曰井丹高潔不慕榮貴抗節五王不交非類顯識輦車左右失氣披褐長揖義陵羣萃司馬相如初為郎事景帝梁孝王来朝

從遊說士鄒陽等相如說之因病免遊梁後過臨邛富人卓王孫女文君新寡好音相如以琴心挑之文君奔之俱歸成都後居貧至臨邛買酒舍文君當壚相如著犢鼻褌滌器市中為人口吃善屬文仕宦不慕高爵常託疾不與公卿大事終于家其贊曰長卿慢世越禮自放犢鼻居市不恥其狀託疾避官蔑此卿相乃賦大人超然莫尚

有人問袁侍中袁氏譜曰恪之字元祖陳郡陽夏人祖王孫司徒從事中郎父綸臨汝令恪之仕黃門侍郎義熙初為侍中曰殷仲堪何如韓康伯答曰理義所得優劣乃復未辨然門庭蕭寂居然有名士風流殷不及韓故殷作誄云荆門晝掩閑庭晏然

王子敬問謝公嘉賓何如道季答曰道季誠復

補

鈔撮清悟嘉賓故自上 謂超拔也

中朝人共論少正卯 孔子家語曰孔子爲魯司寇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戮之于兩觀之下尸于朝三日子貢進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今夫子爲政而始誅之或者爲失乎孔子曰居吾語汝以其故天下有大惡者五而竊盜不與焉一曰心逆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偽而辯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于人則不免君子之誅而少正卯皆兼有之其居處足以撮徒成黨其談說足以飾褒榮衆其強禦足以反是獨立此乃入之姦雄者也不可以不除

盜跖 莊子雜篇曰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摳戶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之孔子往說之盜跖乃方休卒徒泰山之陽膾人肝而餔之孔子前見謁者盜跖大怒目如明星髮上指冠曰丁之罪大極重疾走歸不然將以子肝益

畫餔之膳其惡孰深有人云少正卯雖姦不至剖人充膳盜跖為甚顏光祿曰為惡彰露人思加戮隱伏之姦非聖不誅由此言之少正卯為甚衆莫能屈

司馬太傅問謝車騎惠子其書五車何以無一言入玄謝曰故當是其妙處不傳莊子曰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不中謂卵有毛雞三足馬有卵犬可為羊火不熱目不見龜長於蛇丁子有尾白狗黑連環可解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蓋辯者之囿也

王孝伯在京行散至其弟王睹戶前睹王爽小字也問古詩中何句為最睹思未答孝伯詠所遇無故

物焉得不速老此句爲佳

王珣疾臨困問王武岡曰中興書曰謐字雅遠丞相導孫車騎劭子有才器襲爵武岡侯位至司徒世論以我家領軍比誰武岡曰世以比王北中郎東亭轉卧向壁嘆曰人固不可以無年領軍王洽珣之父也年二十六卒珣意以其父名德過坦之而無年故致此論

桓玄問劉太常曰我何如謝太傅劉瑾集敘曰瑾字仲璋南陽人祖遐父暢暢娶王羲之女生瑾瑾有才力歷尚書太常卿劉答曰公高太傅深又曰何如賢舅子敬答曰樝梨橘柚各有其美莊子曰樝梨橘柚其味相反皆可於口也

舊以桓謙比殷仲文晉安帝紀曰仲文有器貌才思桓玄時仲文入桓於庭中望見之謂同坐曰我家中軍那得及此也

王季琰與兄元琳並有美稱季琰又出元琳右時人為之語曰法護非不佳法護珣小字僧彌難為兄僧彌珉小字

補 齊太祖奇愛張思光時與款接笑曰此人不可無一不可有二南史曰融風止詭越坐常危膝行則曳步翹身仰首見者驚異

補 齊神武言崔㥄應作令僕恨其神明太遒魏書曰㥄字長孺清河東武城人狀貌偉麗善於容止歷覽羣書兼有詞藻自中興迄於孝武詔令皆㥄

補

所爲仕至東
兖州刺史

霍王元軌唐書曰元軌唐高祖第十四子也始封吳王少多才藝太宗嘗問羣臣朕子弟中孰賢魏徵曰唯吳王數與臣言未嘗不自失上問前代誰比徵曰經學文雅漢之間平也改封霍王臨徐州與處士劉玄平爲布衣之交或問玄平王之所長玄平答以無長人問其故玄平曰夫人有短所以見長

中宗正月晦日幸昆明池西京雜記曰武帝作昆明池欲伐昆吾夷教習水戰因而于上遊戲池周迴四十里長安志曰昆明池在上林苑中賦詩羣臣應制百餘篇帳殿前結綵樓命上官昭容唐詩紀事曰昭容名婉兒西臺侍郎儀之孫父廷芝死母鄭方娠夢巨人畀大秤曰持此秤量天下昭容

生踰月毋戲曰豨量者豈爾耶輒啞然應後內秉機政符其夢云自適天來內掌詔命中宗立進昭容帝引名儒賜宴賦詩婉兒常代帝及后長寧安樂二公主衆篇並作采麗益新又差第羣臣所賦賜金爵朝廷靡然成風當時屬辭大抵浮靡然皆可觀昭容力也韋后之敗斬闕下

選一首為新翻御製曲紙落如飛從臣各認其名而懷之唯沈宋二詩不下唐詩紀事曰宋之問字延清汾州人與沈佺期劉允濟媚附易之及敗貶瀧州參軍逃歸景龍中諂事太平公主後安樂公主權盛復往諂結中宗將用為中書舍人太平發其贓遷越州長史賦詩流傳京師睿宗立以獪險盈惡流欽州賜死沈佺期字雲卿相州人除給事中考功郎受贓劾未究會張易之敗長流驩州稍遷台州錄事參軍入計召見拜修文直學士侍宴為弄辭悅帝賜牙緋尋為太子詹事唐書曰佺期善屬文尤長七言與宋之問齊名時稱沈宋又移時一紙飛墜乃

沈詩也昭容評曰二詩工力悉敵沈落句微臣雕朽質羞覩豫章材蓋辭氣已竭宋猶陟健舉

沈詩曰法駕乘春轉神池象漢廻雙星遺舊石孤月隱殘灰戰鷁逢時去恩魚望幸來山花緹騎遶堤柳幔城開思逸橫汾唱歌流宴鎬杯微臣雕朽質羞覩豫章材宋詩曰春豫靈池會滄波帳殿開舟凌石鯨度槎拂斗牛廻節晦蓂全落春遲柳暗催象溟看浴景燒劫辨沉灰鎬飲周文樂汾歌漢武材不愁明月盡自有夜珠來

補

宋世嘗目莊周為道家之儀秦王通孔門之王莽

高似孫子畧曰道德三千言辭絜旨譪澹然六經之外其用則易也莊周則不然淩滌沉潛若老於玄者而泓崢蕭瑟乃欲超遙於老氏之表是以其說意空一塵倜儻峻拔無一毫蹈襲沿仍之陋極天之荒窮人之偽放肆迤演如長江長河滾滾灌注泛濫乎天下又如萬籟怒

琥激湃汹湧聲沉影滅不可控摶率以荒怪詭
誕狂肆虛眇不近入情之說瞽亂而自呼至於
法度森嚴文辭雋健自作瓌新亦一代之奇才
乎戰國多奇士荀卿之學有志斯世者也魯連
之辯獨善其身者也寓言一書非深乎道者未
易造此顧獨以滑稽發之士至於無所用其才
而猶區區於矯拂世俗之弊者不亦恝恝乎方
是時天下大壞蕩不可支攘奪爭凌斬然一律
其意思有以激之回之矯之夷之肆意無忌以
放乎辭矯世之私曾不一二而亂天下之過特
不可免於中若其言托孔子以自致其過者二
十有九章又言堯禹文王太公之事皆非詩書
所見而竊快其無稽之論狎聖侮道茲亦甚矣
杜淹撰文中子世家曰文中子王氏諱通字仲
淹六代祖玄則為宋弘儒江左歸王先生受其
道者曰王先生業文中子之父銅川府君諱隆
傳先生之業教授門人千餘開皇四年文中子
生府君筮之遇坤之師曰素王之卦也何為而
來地二化為天一上德而居下位能以衆正可
以王矣雖有君德非其時乎是子必能通天下

之志名之曰通既冠慨然有濟蒼生之心見隋
文帝奏太平十二策不用作東征之歌而歸後
再徵不至謂所親曰我高祖始家於河汾有墳
壠於茲四代矣有敝廬在茅簷土階環如也道
之不行欲安之乎退志其道而已乃續詩書正
禮樂脩元經讚易道九年而六經大就門人自
遠而至咸北面受王佐之道焉大業十三年有
疾謂門人曰吾夢顔回稱孔子之命曰歸休乎
殆夫子召我也寢疾七日而終門人謚曰文中
子悉次其書還於王氏禮論二十五篇樂論二
十篇續書一百五十篇續詩三百六十篇元經
五十篇贊易七十篇共列爲八十卷朱熹論曰
仲淹生乎百世之下讀古聖賢之書而粗識其
用然未嘗深探其本而盡力於其實不勝其好
名欲速之心汲汲乎以著書立言爲己任及其
無以自託乃据拾兩漢以來文字言語之陋功
名事業之卑而求其天資之偶合與其近似者
依倣六經次第采輯因以牽挽其人強而躋之
五帝三王之列今考之中說而得其䂓模之大
略則彼之贊易是豈足以知先天後天之相爲

體用而高文武皇之制是豈有精一執中之傳曹劉顔謝之詩是豈有物則秉彝之訓叔孫通公孫述曹褒荀勗之禮樂又孰與伯夷后夔周公之懿至於宋魏以來一南一北校功度德蓋未有以相君臣也則其天命入心之向背統緒繼承之偏正亦何足論而欲攘臂其間奪彼予此以自列於孔子之春秋哉蓋既不自知其學之不足以爲周孔不知兩漢之不足爲三王而獨以是區區者比而效之於形似影響之間傲然自謂足以承千聖而紹百王矣而不知其適以是而自納於吳楚僭王之誅使夫後世知道之君子雖或有取於其言而終不能無恨於此

補

規箴上

嚴子陵范曄後漢書曰嚴光字子陵會稽餘姚人少有高名與光武同遊學及光武即位變姓名隱身不見帝令以物色訪之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是光安車聘之三反而後至然不能屈與侯司徒書曰君房足下位至鼎

足甚善懷仁輔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腰領絕僕得書封奏之帝笑曰此狂奴故態傳皇甫謐高士傳曰霸與光素舊使西曹屬侯子道奉書光不起於牀上箕踞抱膝發書讀訖問子道曰君房素癡今爲三公寧少差否子道曰位已鼎足不癡也光曰卿來何言子道傳霸言光曰卿言不癡是非癡語也天子徵我三乃來人主尚不見當見人臣乎子道求報光曰我手不能書乃口授之使者嫌少可更足光曰買菜乎求益也

京房與漢元帝共論因問帝幽厲之君何以亡所任何人答曰其任人不忠房曰知不忠而任之何耶曰亡國之君各賢其臣豈知不忠而任之房稽首曰將恐今之視古亦猶後之視今也

漢書曰京房字君明東郡頓丘人尤好鍾律知音聲以孝廉為郎是時中書令石顯專權及友人五鹿充宗為尚書令與房同經議論相是非而此二人用事房嘗宴見問上曰幽厲之君何以亡所任何人上曰君亦不明而臣巧佞房曰知其巧佞而任之耶將以為賢耶上曰賢之房曰然則今何以知其不賢上曰以其時亂而君危知之房曰是任賢而理任不肖而亂自然之道也幽厲何不覺悟而發納賢何為卒任不肖以至亡於是上曰亂亡之君各賢其臣令皆覺悟安得亂亡之君房曰齊桓二世何不以幽厲疑之而任豎刁趙高政治日亂耶上曰唯有道者能以往知來耳房曰自陛下即位盜賊不禁刑人滿市云云問上曰今治也亂也上曰然愈於彼房曰前二君皆然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前也上曰今為亂者誰房曰上所親與圖事帷幄中者房指謂石顯及充宗顯等乃建言宜試房以郡守遂以房為東郡顯發其私事坐棄市

高義方造馬季長辭不見義方覆刺爲書曰伏聞高問爲日已久冀一見龍光小雅曰既見君子爲龍爲光敘腹心之願不圖辭之以疾昔周公父兄文武九命作相以尹華夏猶握沐吐食以接白屋之士天下歸德史記曰伯禽就封周公戒之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於天下亦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子之魯愼無以國驕人歷載邈矣今君不能相見宜哉季長大愧追請徑去漢雜事曰高彪字義方吳郡人志尚甚高遊太學博覽經史善屬文

魏文爲五官將時臨淄侯才名甚盛幾有奪嫡之議三國志曰陳思王植建安十九年徙封臨淄侯植既以才見異而丁儀丁廙楊脩等

為之羽翼幾爲太子而植任性不自彫勵文曹
帝御之以術宮人左右並爲之說故定爲嗣
公一日諮於賈詡魏略曰詡字文和武威姑臧人少時人莫知唯漢陽閻忠
異之謂有良平之奇太祖領冀州牧以爲太中大夫是時文帝爲五官將而臨淄侯才名方盛
各有黨與有奪宗之議文帝使人問詡自固之術詡曰願將軍恢崇德度躬素士之業朝夕孜
孜不違子道如此而已詡默然不對曹公問不對何也詡
曰屬有所思問何思答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
子也於是太子遂定魏志曰紹愛少子尚欲以爲後而未顯審配逢紀與
辛評郭圖等爭權配紀與尚比評圖與譚比紹卒配等奉尚代紹位譚至不得立由是譚尚有
隙太祖軍至西平譚尚舉兵相攻皆敗走劉表及妻愛少子琮欲以爲後而蔡瑁張允爲之支
黨乃出長子琦爲江夏太守表死衆遂奉琮爲嗣琦與琮遂爲讎隙至於傾覆

蜀先主嘗因旱儉禁酒刑吏於人家檢得釀具欲令與釀酒者同罰時簡雍從先主遊見一男子行道謂先主曰彼人欲行淫何以不縛先主曰卿何以知之雍曰彼有淫具與欲釀同先主大笑命原欲釀者蜀志曰簡雍字憲和涿郡人少與先主有舊隨從周旋先主至荊州與麋竺孫乾同為從事中郎常為談客往來使命後拜昭德將軍優游諷議性簡傲跌宕在先主坐猶箕踞傾倚適諸葛亮已下則獨擅一榻項枕卧語無所為屈

孫休好射雉至其時則晨去夕反羣臣莫不止諫此為小物何足甚耽休曰雖為小物耿介過人朕所以好之環濟吳紀曰休字子烈吳大帝第六子初封琅琊王夢乘龍上

天顧不見尾孫綝廢少主迎休立之銳意典籍欲畢覽百家之事頗好射雉至春晨出莫反唯此時舍書崩謚景皇帝條列吳事曰休在位烝烝無有遺事唯射雉可譏

孫皓皓別見問丞相陸凱曰卿一宗在朝有幾人陸曰二相五侯將軍十餘人皓曰盛哉陸曰君賢臣忠國之盛也父慈子孝家之盛也今政荒民弊覆亡是懼臣何敢言盛吳錄曰凱字敬風吳人丞相遜族子忠鯁有大節篤志好學初為建忠校尉雖有軍事手不釋卷累遷左丞相時後主暴虐凱正直彊諫以其宗族彊盛不敢加誅也

何晏鄧颺令管輅作卦云不知位至三公不卦成輅稱引古義深以戒之颺曰此老生之常談

輅別傳曰輅至洛陽何尚書問易中九事皆明因謂輅曰聞君非徒善論易至於分著思爻亦為神妙試為作一卦知位當至三公不又頃夢青蠅數十來鼻頭上驅之不去有何意故輅曰鴟鴞天下賤鳥也及其在林食桑椹則懷我好音況輅心過草木注情葵藿敢不盡忠唯察之爾昔元凱之相重華宣慈惠和仁義之至也周公之翼成王坐以待旦敬慎之至也故能流光六合萬國咸寧然後據鼎足而登金鉉調陰陽而濟兆民此履道之休應非卜筮之所明也今君侯位重山嶽勢若雷霆望雲赴景萬里馳風而懷德者少畏威者衆殆非小心翼翼多福之士又鼻者艮也此天中之山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今青蠅臭惡之物而集之焉位峻者顛輕豪者亡必至之分也夫變化雖相生極則有害虛滿雖相受溢則有竭聖人見陰陽之性明存亡之理損益以為衰抑進以為退是故山在地中曰謙雷在天上曰大壯謙則裒多益寡大壯則非禮不履伏願君侯上尋文王六爻之旨下思尼父彖象之義則三公可決青蠅可驅鄧

日此老生之長談輅日夫老生者見不生常談者見不談也晏曰知幾其神乎古人以為難交疎吐誠今人以為難今君一面盡二難之道可謂明德惟馨詩不云乎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名士傳日是時曹爽輔政識者慮有危機晏有重名與魏姻戚内雖懷憂而無復退也著五言詩以言志曰鴻鵠比翼遊羣飛戲太清常畏大網羅憂禍一旦并豈若集五湖從流唼浮萍永寧曠中懐何為怵惕驚盖因輅言懼而賦詩

嵇康遊於汲郡山中遇道士孫登遂與之遊康臨去登曰君才則高矣保身之道不足康集序日孫登者不知何許人無家於汲郡北山土窟住夏則編草為裳冬則被髮自覆好讀易鼓一弦琴見者皆親樂之魏氏春秋日登性無喜怒或沒諸水出而觀之登復大笑時時出入人間所經家

設衣食者一無所辭去皆舍去文士傳曰嘉平中汲縣民共入山中見一入所居懸巖百仞叢林鬱茂而神明甚察自云孫姓登名字公和康聞乃從遊三年問其所圖終不答然神謀所存良妙康每蕭然嘆息將別謂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識火乎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然在於用光人生有才而不用其才果然在於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燿用才在乎識物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子無多求康不能用及遭呂安事在獄為詩自責云昔慚下惠今愧孫登王隱晉書曰孫登即阮籍所見者也嵇康執弟子禮而師焉魏晉去就易生嫌疑貴賤並沒故登或黙也

晉武帝既不悟太子之愚必有傳後意諸名臣亦多獻直言帝嘗在凌雲臺上坐衛瓘在側欲申其懷因如醉跪帝前以手撫床曰此坐可惜

帝悟因笑曰公醉耶晉陽秋曰初惠帝之為太子咸謂不能親政事衛瓘每欲陳啓廢之而未敢也後因會醉遂跪牀前曰臣欲有所啓帝曰公所欲言者何邪瓘欲言而復止者三因以手撫牀曰此坐可惜帝意乃悟因謬曰公真大醉也帝後悉召東宫官屬大會令左右齎尚書處事以示太子令處決太子不知所對賈妃以問外人代太子對多引古詞義給使張泓曰太子不學陛下所知宜以見事斷不宜引書也妃從之泓具草奏令太子書呈帝大說以示瓘於是賈充語妃曰衛瓘老奴幾敗汝家妃由是怨瓘後遂誅之

王夷甫婦郭泰寧女晉諸公贊曰郭豫字泰寧太原人仕至相國參軍知名早卒才拙而性剛聚斂無厭干豫人事夷甫患之而不能禁時其鄉人幽州刺史李陽京都大俠晉百官名曰陽字景祖高尚人武帝時為幽州刺史語林曰陽性遊俠盛暑一日詣數百

家別賔客與別當填門遂死於几下故懼之猶漢之樓護漢書遊俠傳曰護字
君卿齊人學經傳甚得名譽母死送葬車三千兩仕至天水太守郭氏憚之夷
甫驟諫之乃曰非但我言卿不可李陽亦謂卿
不可郭氏小為之損

王夷甫雅尚玄遠常嫉其婦貪濁口未嘗言錢
字晉陽秋曰夷甫善施舍父時有假貸者皆與焚券未嘗謀貨利之事王隱晉書曰夷甫求
富貴得富貴資財山積用不能消安須問錢而世以不問為高不亦惑乎婦欲試之
令婢以錢遶牀不得行夷甫晨起見錢閡行呼
婢曰舉卻阿覩物

石季倫嘗與長水校尉孫季舒酣宴孫慢傲過

度季倫欲表免之裴叔則聞而謂之曰季舒酒狂四海所知足下飲人狂藥責人正禮不亦乖乎

王隱晉書曰石崇字季倫石苞子生於青州故小名齊奴爲荊州刺史劫奪殺人以致巨富後爲趙王倫所殺

元帝過江猶好酒王茂弘與帝有舊常流涕諫帝許之命酌酒一酣從是遂斷

鄧粲晉紀曰上身服儉約以先時務性素好酒將渡江王導深以諫帝乃令左右進觴飲而覆之自是遂不復飲克己復禮官脩其方而中興之業隆焉

謝鯤為豫章太守從大將軍下至石頭敦謂鯤曰余不得復為盛德之事矣鯤曰何為其然但

使自今已後日亡日去耳（鯤別傳曰鯤之諷切雅正皆此類也）敦又稱疾不朝鯤諭敦曰近者明公之舉雖欲大存社稷然四海之內實懷未達若能朝天子使羣臣釋然萬物之心於是乃服仗民望以從衆懷盡沖退以奉主上如斯則勳侔一匡名垂千載時人以爲名言（晉陽秋曰鯤爲豫章太守王敦將肆逆以鯤有時望逼與俱行既克京邑將旋武昌鯤曰不就朝覲鯤懼天下私議也敦曰君能保無變乎對曰鯤近日入覲主上側席遲得見公宮省穆然必無不虞之慮公若入朝鯤請侍從敦曰正復殺君等數百何損於時遂不朝而去）

陸玩拜司空（玩別傳曰是時王導郗鑒庾亮相繼薨殂朝野憂懼以玩德望乃拜

司空玩辭讓不獲乃嘆息謂朋友曰以我為三公是天下無人矣時人以為知言 有人詣之索美酒得便自起瀉著梁柱間地祝曰當今之才以爾為柱石之用莫傾人棟梁玩笑曰戢卿良箴

王右軍與王敬仁許玄度並善二人亡後右軍為論議更克孔巖誡之曰明府昔與王許周旋有情及逝沒之後無慎終之好民所不取右軍甚愧

補

謝萬就太傅乞裘自云畏寒太傅答曰君妄語正欲以為豪具耳若畏寒無復勝綿者乃以三

十斤綿與萬

世說新語補卷之十一